

迟到的爱情

王 蒙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迟到的爱情

王 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迟到的爱情

Chidao De Aiqing

王 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132,000 开本：787×960 $\frac{1}{16}$ 印张：8 插页：3

1986年12月第1版

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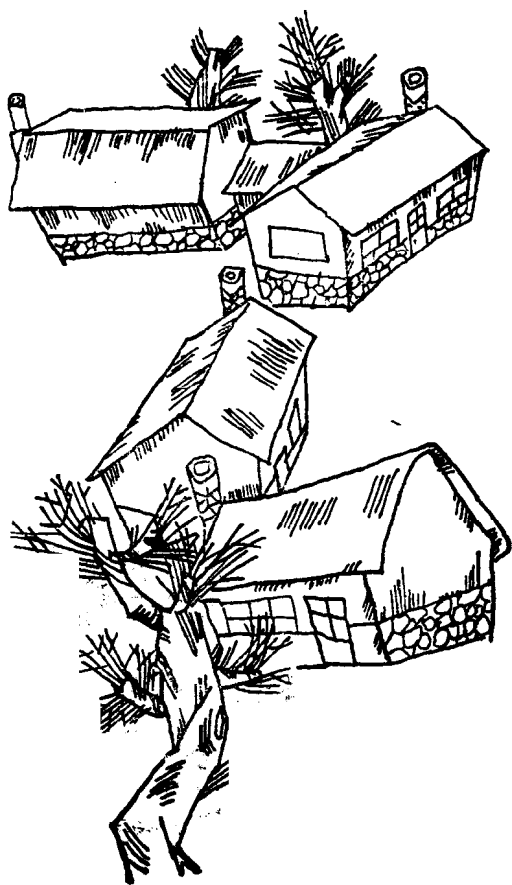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修 竹

责任校对：唐惠凡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

统一书号：10158·989

定价：1.10 元





作者小传

王兰，女，汉族。原籍内蒙古克什克腾旗，生于一九四一年，现在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工作。曾被选为辽宁省五届人大代表，内蒙古自治区五届人大代表。现为赤峰市文联委员，内蒙古作协会员，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她一九六〇年开始创作，曾出版过长篇小说《龙泽》、中篇小说《乌尔他》《纳拉》和短篇小说、散文《骆驼上的笑声》《俺与奶奶》《书包》《上学》等十余篇。其中《纳拉》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获奖。

杏花开了。

五嫂子院里的两棵大杏树，花儿开得喜气洋洋。累累的繁花，压得杏枝儿微微直颤。

五哥身旁放着拐杖，他半路途中丢了一条腿，坐在厚厚的蒲团上，呼隆隆隆纺绳子；五嫂子手脚不失闲，忙忙捣捣跟她养的一帮张嘴儿活物“摔跤”。

“老——老老老老！”

“咕——咕咕咕咕！”

“鸭——鸭鸭鸭鸭！”

“嘍——嘘——”

一片火红的晚霞，照进五嫂子的大院儿，一群山雀似的孩子，披着晚霞进来了。领头的小姑娘，身后牵一只奶山羊，羊身后，跟着只雪白的小羊羔。孩子们进门就嚷：

“爸爸妈妈好！”

“五叔五婶好！”

嚷叫着，他们拴起羊，就往屋里闯。五嫂子

三脚两步又到北屋门口，又摆手，又摇头，半截铁塔般堵住门，两只睫毛特别浓重的大圆眼，怪有意思地朝东屋闪着。一边挤眼儿一边压低嗓门儿说：

“别进去，别进去！‘庄哥’跟‘巧姐’，正在倾诉衷肠呐！”

十几个小家伙，不懂五嫂子的话。骨碌着小眼睛，东瞧西瞧。坐在窗下的五哥，忍不住偷偷地笑。

五嫂子将孩子拦在门口，蹑手蹑脚进了外间屋，一闪眼儿，搁围裙兜出一兜子熟鸡蛋，一人塞给一个说：

“去，外边玩去！”

孩子们见了粉紫皮儿的庄河蛋，不管“衷肠”不“衷肠”，乐颠颠地跑走了。她又大步量着追上来，喊住自己的大女儿，说：

“大妮！给奶奶把奶子挤下再玩去。”

“哎！”

孩子们刚出去，屋里羞答答走出个姑娘。她上身穿件天蓝色的确良罩衣，下身着一条弹力呢青裤子，脚下蹬一双平跟黑皮鞋。这姑娘二十三四岁，细高挑，瓜籽脸，水灵灵一对杏核眼，弯生生两道黑眉毛。

五嫂子慌忙扑过去，问道：

“秋菊，咋样？”

秋菊挑起眼梢，瞥一眼五嫂子，没言语。

“咋？他还没开窍？”

秋菊默默点点头，两泡委屈的泪水，在眼里闪光。

“这木头疙瘩！我——”

五嫂子恨恨地骂一句，抬脚要奔东屋去，忽然之间停下来，滴溜一转大眼珠，一串得意的微笑，在她那张转嗔为喜、热情洋溢的脸上挂起来。她神秘地趴在姑娘耳根咕哝半天，末了笑嘻嘻地问：

“我这个主意咋样？好事多磨呀，我的妹子！你就学个‘画中人’！嗯？”

秋菊姑娘脸飞红，抿嘴一笑，瞅一眼五嫂子，飞快地跑了。两条齐腰发辫，在姑娘背后，快活地甩着。

五嫂子笑了。

瞅着姑娘跑没影儿，笑容顿逝，沉下脸，登登进了家。霎时，屋里便传出她呵斥孩子似的大嗓门儿：

“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偏你——吃了秤砣铁了心！人家秋菊哪点不好？论年龄，比你小着七、八岁；论劳动，家里、地里拿的起来放的下；论长相，可也不是我夸她，十里八村还再找不出个比她更俊俏的呢！拿到哪儿戳不住个儿？就是文化没你高，可那也怪不着她，跟她般上般下的小

子丫头，那些年，谁正经念了多少书？哪个不是半拉子睁眼睛？若论秋菊，还就是个有心计的，旁人不知，我可知晓，我这个五十年代末的高中肄业生肚子里的墨水儿，差不多叫她倒光咧！你当农技员，没明带夜钻研农业技术，出息，长进，人家闺女也买那养羊、养鸡、栽果树的书，紧看、紧学！她为啥？你千精万灵，龙睛虎眼，当真就啥也没理会？真是的，我就不信！”

五嫂子的亮嗓门儿闷住一瞬，又说道：

“我待见秋菊，不光这些，那姑娘心善啊，打一小就……”

五嫂子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但，窗外还能听得到。这一次，她的话语，软活不少。温柔中隐隐透着几分凄凉和哀伤：

“岩兄弟，嫂子知道你的心……可是，这么多年了，那块心病，你也该撂下了！人生在世，事事如意，百样称心，哪儿找去？别那么痴，那么傻！一十三年杳无音信，咱们查也查了，找也找了，查不到，找不着，有啥辙？凭她对你的那颗心，没有意外，还能挺到这年月？你就别痴咧！打起精神好好过！如今日子这么好，在我们眼皮底下看着你打光棍，大伙儿受不了！傻兄弟，你就把她忘了吧……”

五嫂子忽然哽咽起来。

屋里，匆匆出来个小伙子，他高大、魁伟、

潇洒、英俊，晶黑的大眼上，卧着两条长长的蚕眉；四方大脸盘周围，执拗地撮着一圈黑胡茬。

他就是农技员庄岩。

庄岩前脚出门，五嫂子后脚追出来，眼圈儿红红地叫道：

“哎，哎？岩兄弟！你往哪儿去？吃饭哟！”

庄岩头也没回地走了。

五哥在地上叹气说：

“唉，你这人。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秋菊的事，就说秋菊。好模当样的，提那断了线的‘风筝’，没了影儿的人干什么？你看他——”

“哟！——”

五嫂子住的这个村，叫碧柳村。村中一条官道，东达县城，西进山里。村南有条河，两岸河柳成行，人们叫它碧柳河。河两岸一马平川，都是能上水的好地。与村子遥遥相望的南山，想当年，绿树成荫，百鸟投林；山景优美，姿容秀丽。

大跃进那年，砍树、烧炭、炼钢铁，南山失去了它葱郁葳蕤的动人魅力。如同一位被剪掉一头厚密、柔美秀发的少女，经过若干年的痛苦挣扎，眼下方有茸茸的嫩枝幼苗，不甘寂寥地崛起。

庄岩望着月光下的南山，信步走去。

……忘了她？……忘了她！……忘记那个纯真、善良、美丽的小姑娘？……庄岩的心灵在战栗，缓缓登上了碧柳河上的石拱桥。月光下，碧柳河波光粼粼。清凌凌的流水，哗啦啦地响，仿佛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撩拨着庄岩的心。

庄岩哥，你又学封建大闺女，忸忸怩怩！洗

洗裤子怕啥的？俺闭住眼睛不瞅你，你脱吧！”
十二岁的小姑娘，大眼闭得紧紧的，白白的脚丫浸在水里，坐在河边石块上，雪白的小手，悬空在水面，甩着水珠等待着。

“庄岩哥，快点啊！”

“给你！接着——”庄岩在小姑娘身后，忽地甩过来一束东西。可不是他的脏裤子。

小姑娘接在手里一睁眼，不禁尖着嗓子叫起来：

“瞧你这个庄岩哥！人家要给你洗裤子，谁要你采的花根花（野百合）。 ”

“这花儿能吃！花瓣是甜的，根疙瘩搁火一烧面乎乎的，跟山药蛋差不离儿。我知道你早饿了，快洗完衣服回去烧烧去！”

“你的裤子不洗了？”

“不洗。洗洗褂子就得了！这年头，家家穷的叮当响，俺里头，连个裤衩都没有……”

“哟，可怜的！”

小姑娘一下醒了腔，心里说：怪道庄岩哥不洗裤子哪。……多可怜，他爹他妈又生病……寻思着，小姑娘打河边站起来，膘一眼站在水边发愣的庄岩，忽然发现，他的眼睛通红通红。

“哟！庄岩哥。你害眼了！”

“嗯？噢，上火了。”

“哪，了得！”

小姑娘一声叫，无限怜悯。仿佛庄岩闹眼睛，会有啥大危险似的。她哗哗啦啦走进水里，高高地挽起两只袖管，悄默悄儿猫下腰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，静静地盯着河底的石块。

“哎？哎！你那是干嘛呢？”

“嘘——”

小姑娘不叫庄岩嚷嚷，凝神地注视河床，一会儿，她忽然将两只小手伸进水里一捧，咯咯笑着叫起来：

“逮住了，逮住了！小鱼精子！”喊叫着，她欢天喜地，唏啦啦啦拘着两条曲哩哧溜的鱼精子，奔到岸边来。

“庄岩哥，给你！你快把它喝下去！俺爹说，小鱼精子最败火，喝了眼睛就好啦！庄岩哥，你快喝！明儿还得上学哩！”

小姑娘一片纯真，满怀疼爱；小庄岩眨巴眨巴大眼睛，连鼻子带脸，伸进她的小手里……

小女伴儿的鱼精子还没治愈庄岩的眼疾，他的父母双双病逝。支书大伯将孤苦伶仃的小小子，安顿在自己家里。支书大伯家八口人，又是闹饥荒的年月，多一张嘴吃饭，老人家焉能受得了呢？

“庄岩哥，你来！”

小姑娘偷偷将庄岩从大伯家里叫出来，拉着

手儿将他拽进自己的大院儿，说：

“庄岩哥，支书大伯家人忒多，俺家人口少，往后，你就在俺们这院儿住吧！咱俩一块儿上学。”

“那你爹……”

“跟他好好说呗！你爹你妈都死……”

“死不了的赔钱货！你他妈的疯张罗什么？家里连一粒小米都没罗！老子看你这顿饭，拿什么下锅？……”

在院里拾掇菠菜的老头儿，冲着 自己的女儿，没头没脑骂起来。

俩孩子，霎时被钉在东墙根儿。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小庄岩，大颗大颗的泪珠儿，噼里啪啦地滚落着。

“……嗯……庄岩哥，咋办哪？”

“……瞎……春燕妹，没办法！”

两个小朋友，站在东墙根儿，哭起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东墙那院，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，在一位陌生女子乐天爽朗的笑声中，吵得惊天动地，乐得象喜鹊飞上了银河。

“新媳妇，扭秧歌！”

“新媳妇，唱支歌！”

“嘘——”

新媳妇忽然摆摆手，两只大脚片儿，轻起轻落、蹑手蹑脚奔到墙豁口，一下将半截身子探进西院来。她眉毛特别重，睫毛特别浓，又圆又大的两只眼，仿佛会说话似的。

这就是五嫂子。

说来蹊跷，饥荒年月，碧柳村的老乡们饿得纷纷“外流”，这位正念中学的大闺女，听说婆婆病的卧床不起，自做主张退了学，腋下挟个小白包袱，甩开大脚片，嗖嗖进了碧柳村！五哥是个

转业兵，灾荒年月，贫病交加，怕连累识文断字儿的未婚妻受苦遭罪，信中曾委婉地提出了退亲。没接到未婚妻的复信。他万万没料到，这倔强的闺女，居然自己跑来与他结婚。没有烟酒糖茶，子孙饺子长寿面小两口都没沾沾唇。病中的婆婆哭了。五哥也替妻子委屈。五嫂子却没把这些放在心上，满面春风，眉开眼笑，喜滋滋，乐呵呵迎送着一拨子一拨子贺喜的乡亲。饥肠辘辘的人们，应个景儿便走了，她就跟不知愁的娃娃们嬉戏。听见邻家有人哭，扒着墙豁问：

“哎？你两个是谁？哭啥？”

庄岩抬起泪眼，定定地瞅着五嫂子，没吱声。他俊美秀气的小女伴儿，抹掉脸上的泪水，郑重地拽拽红领巾，转转眼珠回答说：

“我叫郑春燕，他是俺同学庄岩。”

“噢——你们哭啥？”

小庄岩还是没言语，闪光的泪，又在眼里溢满了。春燕瞟他一眼，说：

“庄岩哥爹妈都死了……嗯，他犯愁。”

“愁啥？”

“嗯……多了……他还想上中学、上大学哪！”

“眼下几年级？”

四年。

“咳！那愁啥，早呐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！过

来，过来！玩会儿吧。少先队员擦眼抹泪，象什么话？没瞧见俺们这院娶媳妇吗？多热闹！哈哈……”

五嫂子嘻嘻哈哈喊叫着，将庄岩、春燕拉过来，拍拍春燕脑瓜说：

“小妹妹，你很关心同学啊！”

“庄岩哥待俺好，疼我！”